



用文字祭奠错失在青春里的爱情！
有时候，不爱，比爱更需要勇气！

我以为我 不会爱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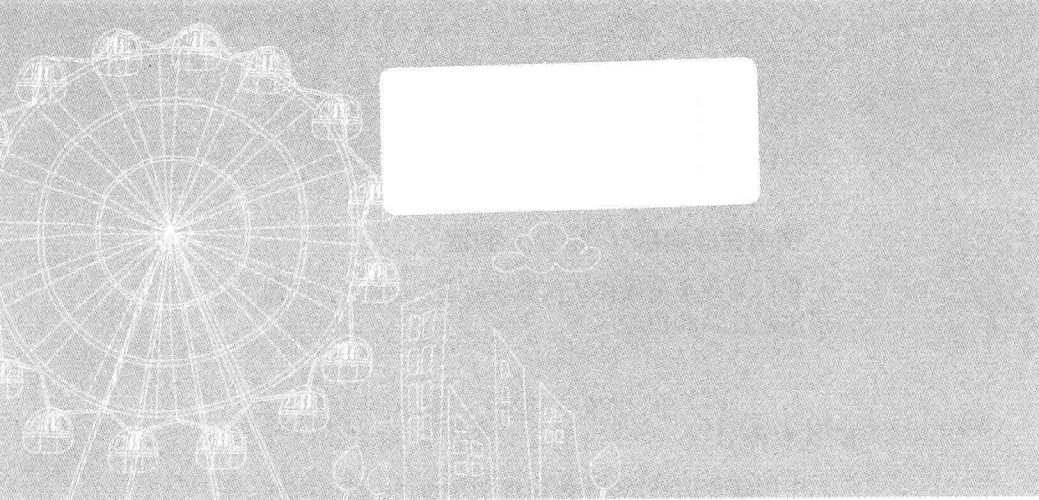
WO YIWEI WO BUHUI AI NI

流苏浅吟 著

感动千万读者的爱情纪念册 谨以此文帮你测量爱情的距离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，是因为害怕失去，
还是因为不爱可以让我们像亲人一样，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？

他们是青梅竹马，他懂得她的悲喜，她依赖他的存在，
他们默契得只需要一个眼神的会意，却错失在彼此的青春里……



我以为我 不会爱你

WO YIWEI WO BUHUI AI NI

流苏浅吟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 / 流苏浅吟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219-08158-7

I. ①我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8830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3年2月 第1版
印 次 2013年2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158-7/I·1600
定 价 26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- 第一章 哀莫大于心不死 / 001
- 第二章 你是最好的礼物 / 024
- 第三章 硝烟弥漫的三角关系 / 033
- 第四章 女人不懂男人的暗战 / 045
- 第五章 我拒绝你的关心 / 064
- 第六章 情债也是需要还的 / 074
- 第七章 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 / 087
- 第八章 爱情不是一场战争 / 105
- 第九章 破镜重圆只是神话 / 125
- 第十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/ 156

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

第十一章 你是我的男闺蜜 / 182

第十二章 呼之欲出的秘密 / 205

第十三章 我们结婚吧 / 235

第十四章 迟到而绝望的告白 / 264

第十五章 我就在转身处等你 / 284

第十六章 只对你一个人负责 / 302

第十七章 真相大白针锋相对 / 320

第十八章 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/ 336





第一章 哀莫大于心不死

秦雨默觉得，像他这样的男人跟婚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可偏偏那些女人都想尽各种办法要嫁给他，是为了满足老公“高富帅”的展览品需求，还是为了嫁进豪门的风光？

他的每一任女伴总是在最开始时宣称，只要在一起可以什么都不要，而一旦有点进展，就会想方设法逼着他突破防线。

正如刚刚一句“我们结婚吧”生生扼杀了秦雨默的激情，他一脸坏笑地看着新女伴，声音带着情欲包裹的沙哑，“宝贝，违反游戏规则的人自动出局。”

他侧身推开她，长臂一伸摸到振动中的手机，眯起眼看到屏幕上闪动的名字，长长叹了口气，稳了稳情绪，才不紧不慢地按下了接听键。手机那头嘈杂的环境中传来蔫蔫的声音，却难得地带着几分娇嗔。

“秦雨默，来接我回家……”

秦雨默眉心微蹙，薄薄的唇也因生气抿成了一条线，厉声道：“你在哪里？！”

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

女伴并不甘心，见他欲起身便整个人贴了上去。秦雨默神色一凛，深眸染上了几分愠色，嫌弃地将女伴扯离自己的身体。女伴重重地跌坐在床上，发出的尖叫声传到了电话的另一端。

秦雨默懊恼地抚额，下意识把手机离了耳朵几厘米，片刻，果然传来了中气十足的骂声：“死墨鱼，你个大变态！你继续！”

骂得那么有精神，看来还不是醉得很彻底嘛。秦雨默轻笑着，薄唇轻启：“在哪里？我马上过去。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咔嚓一下，电话断了。

“该死的！”秦雨默狠狠咒了一句，冲进浴室，简单冲洗后，急急把车钥匙握在手里。手指轻触到门锁，又不经意回头，看着床上欲求不满的女人，他眼里闪过一丝狠厉，收敛了所有玩世不恭的笑意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说过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。Game over.”

俊朗的背影半秒都没有再停留，一身从容地消失在房间，仿佛从未驻足停留过。

不用猜也知道席岩这个女人又躲在“夜色”把自己灌个烂醉了，秦雨默倒是不担心她会发生什么意外，就怕她搞得整个“夜色”都停止运作，以后谁见她就想驱逐。不出所料，陆向东催命电话一个紧接着一个，手机不得不始终保持通话状态。

“老三，赶紧过来，我的地盘快被岩丫头掀了……”

眼睛微微眯起，秦雨默在心底冷哼：岩石头，你还真是越来越出息了。

压下车窗，他将手肘随意地支在落下的窗沿上，手指下意识地轻抚着唇，淡淡的笑意又划过嘴角，却透着不易察觉的戏谑和无奈。他不禁加大了油门，黑色的路虎融入车流中，淹没在沉沉的夜色里。



秦雨默赶到的时候，席岩已经被几个兄弟安抚住架到包间内，安安静静窝在沙发角落，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，看起来渺小无助。

包间内一片狼藉，茶几上布满空瓶子，老大陆向东和老四展延累瘫在沙发上，还在喘着粗气。

秦雨默脸色一沉，随手扔了的车钥匙扫过玻璃茶几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“你们就任她喝？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，谁能劝住。”老四委屈地瞪着秦雨默，又被他瞪了回去。

“那叫我干吗，砸了活该！”

陆向东的老婆莫奇见秦雨默火大，走去揽过他的肩，从头到脚扫了他一眼，食指沿着他的脸部线条划过，“啧啧，老三，是不是坏了你的好事了？一脸情欲还没退干净。”

秦雨默嘴角抽动，按住她的手指，视线越过她的肩，不怀好意地看着老大，勾了勾唇，“大哥，你老婆调戏你兄弟。”

莫奇一脚踢在他的腿肚子上，“没劲。”

秦雨默轻笑着扯开她的手臂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席岩的身上，又吩咐服务生拿来了热毛巾。席岩的脸遇热顿时绯红一片，显露出难得一见的娇憨妩媚的模样。

“还别说，岩丫头这样才有点像女人了。”陆向东见秦雨默进门后目光就始终缠绕在席岩身上，不怀好意地打趣。

展延随口附和：“嘿嘿，可不是，要不然二哥会爱得出逃？”

此话一出，包间瞬间静了下来，只有舒缓的音乐流淌着。秦雨默双拳紧了紧，眼眸低垂，看着席岩，心莫名疼了起来。

他一手扶住她的后脑勺，塞入一个靠枕，又轻轻地放下。席岩缓

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

缓侧了个身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蜷缩起来，手指轻轻扯住他的衣角，无意识地嘟囔着：“墨鱼，我又分手了。”

“看出来了。”

“男人都不是东西。”

“嗯，不是东西的男人正伺候着你。”

秦雨默回答得波澜不惊，也没停下照顾她，看得几个兄弟都是摇头叹息。

“老三，感觉岩丫头是你养大的。”

秦雨默扯了扯嘴角，睨了老大一眼，“这个是失败的作品，别算我头上。”

“都是被你一手‘养’坏了。”

“我是让她学会虐她家男人的。”

“哪有男人敢收这样的，这家伙强势得怎么看都不像需要男人保护的样子。你呀，小心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。”

秦雨默手一滞，心也感觉猛然收缩了一下，他盯着她的侧脸有片刻的失神——是太需要人保护了才对吧？

席岩眉心微皱，翻身仰躺，突然睁开了眼，眸光闪烁，带着酒后的娇媚，就这样直直地看向秦雨默，迷离难辨。

秦雨默愣怔了片刻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弯下腰，一手托起她的脑袋，一手拿着水，像对待孩子那样诱哄着：“乖，喝点水。”

席岩呵呵轻笑了两声，双臂一抬，冷不防地圈住了他的脖子，用力地带向自己，微一抬头便覆住了他的唇，重重地吧唧了一声，迅即分离，又仰着脑袋倒向靠枕。

由于席岩突如其来的举动，秦雨默手上的杯子早已自由落体，只双手撑在沙发的两侧才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体。他整个人像是瞬间被



点了穴道似的，逼视着眼前的女人，双眸似被墨浸染了般黑沉。

男上女下，两个人的姿势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。而身下的女人依旧搂着他，不怕死地与他瞪着，还不忘用舌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像小时候偷吃完果冻，一脸满足回味的表情。

两个人定定地相互凝望着，近得互换着彼此的气息。

而其他几个人都倒抽了口冷气，见秦雨默的脸色非常明显地僵住，随即又处于少见的呆愣状态中，甚至来不及掩饰。谁都知道这个洁癖男人要求多多，哪怕是对待最亲近的人。而在这么短时间内，席岩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着他的底线，几人着实为她捏一把汗。

结果，还没等到秦雨默的反应，席岩的手覆上了他的脸，紧紧地捧住。她笑得诡异，无辜地眨巴着眼，带着几分俏皮，“哇，你长得好帅哦，真像我们家墨鱼。”随即，又自我否定，变本加厉地拍了拍他的脸，“不对，我们家墨鱼最恨我调戏他了。”

长长的睫毛半遮住眼，在忽明忽暗中闪烁得熠熠生辉。秦雨默几乎忍到内伤，咬牙切齿地从喉咙口一个一个挤出字来，“那——你——还——惹——他！”

“好玩嘛。不要告诉他哦，保密……”她双手垂落，食指放在唇边，嘘了一声。

包间内终于齐齐爆发出隐忍了许久的笑声，莫奇竟然不顾形象地趴在自己老公的怀里，差点没把他捶出内伤来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岩丫头还有这么好玩的时候，而且老三对岩丫头一次又一次挑衅他的极限竟然会束手无策。

秦雨默冷着脸，猛然起身用外套把她裹严实，打横抱起她，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。要再不走，他还真怕她再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情来。

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

“老三是真的疼岩丫头。”

“你说，三哥和岩石头，两个人孤男寡女同居那么多年，就没发生点什么？”展延笑得诡异。

陆向东不以为然地白了他一眼，“他们俩要有可能的话，现在孩子都该上小学了。”

莫奇单手托着下巴，若有所思，语出惊人：“问题是他们俩要是各自结婚会是啥样呢？会不会连‘嘿咻’的时候都把名字给喊错了？”

展延一口水喷了出来，幸好莫奇脑袋偏得快才躲过了一劫。

陆向东安抚着怀里的莫奇，晃了晃手中的酒杯，闲闲地说：“老二快回来了。”

“啊哦，有好戏看喽。”展延一脸笃定，“我比较看好三哥。”

席岩被秦雨默塞入副驾驶位后还是不安分，踢了鞋子，摇头晃脑好一阵，才安静下来。没等秦雨默动手，她就自己熟门熟路地拿过秦雨默准备的水，拧开盖子，机械地喝了下去，又重新拧上。

“难受吗？要不要过会儿再走？”

席岩靠着车窗拼命地摇了摇头，双手挥舞着像是要推开什么束缚，一副似哭非哭的样子。

秦雨默嘴角抽动，替她系好安全带，又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她的身上，才发动车。车缓慢地行驶了一段路，安静了一会儿的席岩又开始扯着嗓子唱上了：“我的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，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……”

本来她的歌声就算不上动听，现在夹杂着嘶吼的味道，十足怨妇一个。

秦雨默握着方向盘的手渐渐泛白，睨了她一眼，假装随意地问了



一句：“就那么忘不了老二吗？”

她脸一侧，看向他，无辜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，“老二是什么东西？”

秦雨默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滞，脱口而出：“他不是东西！”

席岩似乎是认可了他的回答，扑哧笑了开来，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还发出了一声轻嗯，然后乖乖地闭上了眼。

秦雨默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，便利落地收回视线，专心致志地看着前面的路况。席岩这样喝醉被自己提回来的情况他也习以为常，早已能应对自如，但今晚发生的突发状况竟让久经情场的他不知所措。

车缓缓驶入车库，停稳，他轻唤了几声，席岩挪了挪脑袋，不满地呜了一声，又没了动静。

他只好先下车绕到另一边，一开门刺鼻的酒味就飘了出来，他故作嫌恶地用两指弹了她脑门一记，只见她吃疼得眉心一拢，闭着眼抬手揉了揉，他才心满意足地把她抱了出来。

“岩石头，该减肥了。”他这把老骨头还真是经不起一个月几次这样的折腾。

帮她掖了掖被角，刚想起身，发现衣袖被紧紧拉住，他转身，望着床上的她深深聚拢的眉心，整张脸痛苦地扭曲，已有泪滴从眼角渗了出来。

好吧，席式醉酒三部曲。他轻叹了一声，认命地停住了脚步，半侧着轻搂住她。他什么都没有说，手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安抚着。怀里的她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，不一会儿，从嚤嚤啜泣变成号啕大哭，热热的液体渗得他心口狠狠一窒。

直到她慢慢平静了下来，传来平稳的呼吸声，秦雨默才松开了

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

手，帮她理开了贴在脸上的长发，拢成一束散到脑后，露出了她白皙的脖颈。

他有些泄气地叹道：“笨石头，你就那么笃定每次狼狈的时候碰到的都会是我？”

那么多年，两个人朝夕相处，他已经分不清两个人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感情了，只是想无限地疼她宠她，不让她受一丁点的伤害。

这也是他对另一个人的承诺，尽管那一年他才十岁。

“雨默啊，我们家岩岩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伯父只相信你……”

现在想来，他苦笑不已，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席父宁可相信一个十岁的孩子。只是因为他和席岩从小一起长大吗？更奇怪的是，当时自己似懂非懂，却是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。

夜越来越沉，而他眼里有着比夜更深的墨色。站在阳台上，深秋的冷风灌入单薄的衣领，回头看向床上睡得正香的人，手中夹着的烟迟迟没有点上。

秦雨默独自陷入深深的回忆里，就像是时间的黑洞，不管多么久远，都会在某个点上清晰可辨。这些年惯着她宠着她，竟不知不觉走过了二十多年。

秦雨默重新躺了回去，身边的人侧了侧身，片刻又转了回来，下意识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臂，口中轻喃着他的名字，在宁静的夜里分外清晰。

秦雨默轻叹一声，“岩石头，好像是我把你带坏了。”

一到夜晚就脆弱到恨不得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人，怎么能成天在感情中游戏？没有安全感的人明明不适合。

秦雨默冰凉的指尖轻划过她的唇沿，恋恋不舍。最终，以唇代替手指落在她的唇角，久久停留。



洁癖？一旦在她那里，只不过是躺在汉语词典里一个单纯的名词而已，随时都可为她破例。

席岩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，睁开眼，扫了眼熟悉的房间，愣神片刻，翻了个身，缓缓松了一口气。

紧接着，头痛欲裂。宿醉后遗症。

手下意识探向身边，依旧一片温热。手指使劲按着太阳穴，懊恼极了，她几乎可以猜测那张比包公还黑的脸的表情。

用力地回想着昨晚发生的一切，空荡荡一片，却清晰记得，每一次抱着秦雨默的时候，心底就会涌起某种满满的充实感和安全感。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想着想着，脸上便已晕开淡淡的笑容。

她冲了热水澡，趿拉着拖鞋从浴室出来，长发散在肩头，还在滴着水。迎面撞上秦雨默，她有些心虚地垂眸。

“起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接过他递来的蜂蜜水，一口饮尽，喉咙如旱地遇到了甘露，瞬间舒爽了不少。

两个人的身高只差了半个头，她微一抬头，秦雨默的脸便映入她的眼中，那双微眯的眼正注视着她。

“又失恋了吧！我很好奇，到底是你甩人家，还是人家甩你？”

她白了他一眼，把空杯子往他手上一塞，恨恨地说道：“我就不能无病呻吟？你巴不得我有点事是吧？”

秦雨默左右晃了晃食指，“我指望着哪个男人早点把你给收了。”

“不劳您费心，至少也先让你栽在哪个人手里。”

“借你吉言，我妈求之不得。”

秦雨默放下杯子，从浴室拿了吹风筒出来，修长的手指娴熟地穿



我以为我不会爱你

过她的发丝细细轻揉着。客厅里一下子静了下来，只有吹风筒嗡嗡嗡的声音，还有长发丝丝缕缕从指间划过的触感。

席岩乖乖地站在原地，任他折腾。近距离，他身上与自己同款的沐浴露味道淡淡地飘了过来。微微抬头，便看到他做事时一贯专注的表情，还有看起来刚刚晾干的头发贴在脸上，忍不住想到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词——风情。

席岩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墨鱼啊，你真是人间祸害。”

伸入发中的手明显一滞，秦雨默随后关了吹风筒，退了一步，眯着眼打量了片刻，随即自恋地摸了摸下巴，眉眼一挑，“谢谢，我也这么觉得。”

秦雨默又趁机将整张脸都凑了过去，在两个人额头几乎相抵处方停了下来，看着她忽红忽白的脸，心情大好。

席岩推开他，仰起头，怒视他，“秦雨默！玩暧昧我也会！”

他当然知道她也会，还比他玩得更过火。秦雨默轻佻地捏住她的下巴，让她正视着自己，“我是其他女人的祸害，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”

瞬间静默，席岩一时接不上话来，跑进卧室。

等她出来的时候，早餐已上桌，秦雨默一如往常地在与某位红颜调情。

“Baby，今天不行，明天我去接你下班。”

两个人腻歪了一阵后，他还不忘对着话筒发出了啾的一下恶心的亲吻声。

席岩冷得不禁抱臂搓了搓，夹了一个黄澄澄的煎蛋，刚狠狠地咬下一口，就被刚接完电话的秦雨默截住，“这个油腻腻的还是别吃了。”



席岩白了他一眼，看着他认真地剥蛋壳，突然发现，他修长的手指不只弹钢琴帅气，连剥鸡蛋都那么好看。

秦雨默慢悠悠地扫了她一眼，“你的发泄方式能不能换个？”

“不收你门票还嫌弃！”

“你还真看得起我。”

“我昨天说什么了？”

“说你其实爱我爱得死去活来。”

她轻蔑地嗤道：“那不是醉酒了，怕是中邪了。”

他勾了勾唇，“最近频率高了些。我怕在你中邪前，我先被你折腾死了。”

席岩这才注意到他眼下一片青色，似是一宿未眠，自觉理亏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下次不会了……”

秦雨默停下手中的活，一脸严肃地看着她，“男人都不合你胃口？”

“突然觉得没意思了。”

“玩腻了？”

“难道你不腻吗？”

秦雨默摇了摇头，嘴角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，“再腻也有生理需求。”

“你别死在哪个女人床上让我替你收尸去！”

“拜托，你别每次关键时刻坏我好事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。”

记忆猛然拼凑了起来，似乎确实有好几次打电话给他时总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莫非？席岩的脸倏地烫了起来，不自然地咳嗽了几声。

看着她过于敏感的反应，秦雨默嗤笑，“都身经百战了，脸皮还那么薄。”

席岩不服输地瞪了他一眼，双臂支着饭桌站起来，倾身，用油腻



腻的手拍着他的脸，幸灾乐祸地反击：“难怪一大早看起来一副内分泌失调的样子。”

见秦雨默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，她没趣地收回了手。他将一碗淡黄色的小米粥和剥好的水煮蛋推到她的面前。白烟袅袅，淡淡的粥香萦绕在鼻尖，久久不散。

“先暖暖胃，别吃油腻的了。”看到她皱着眉拿着勺子心不在焉地搅着粥，他补充道，“加了蜂蜜。”

她不喜欢水煮蛋，不过看在他那么用心的分上，她还是很听话地一小口一小口吃了下去。

秦雨默则闲适地喝了口牛奶，低头吃着她刚咬了一口的煎蛋，“今天是周末，我们回家吃饭。”

稀松平常的一句话，却把席岩的好兴致都压了下去，“能不去吗？”

“这次点名让你去了。”他抬头，正好对上她万分纠结的眼神，“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哦。”

秦雨默先出门，立在车门前，被早锻炼回来的阿姨们团团围了个严实，他也不好脾气地和她们说着话，直到看见她出来，一群人才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。看着确实倜傥的卖相，她又忍不住调侃起来：“啧啧，秦雨默，其实你不禽兽的话，也算是完美男人了。”

秦雨默一反常态的沉默，只嘴角微微一扯，细细打量了她一番——上身是中规中矩的暖色系短款大衣，下身是牛仔配板鞋，高高梳起的马尾顺着风左右摆动着。

这个家伙一回家就刻意打扮成这副奇怪的模样，越看越堵得慌。他抬手扯开了她的发绳，微卷的黑发顿时铺满了双肩。